

《着迷：那些有态度的收藏家》

崔永元在回忆起那段痛苦经历时说，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

自从离开《实话实说》之后，崔永元的形象似乎在观众的心里逐渐起了变化，他不再单单只是一位优秀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同时更是一位狂热的老电影收藏者。2002年，他策划制作了大型电视专题节目《电影传奇》，重新诠释了从中国电影诞生至今的数千部影片中的208部，再现了150部老电影中的600个真实场景，并且还在片中扮演了400余个角色。

记得当时崔永元因病辞去已经就职七年且捧红了他的《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时曾说，那个时期他失眠很严重，整个人变得痛不欲生。心理医生劝他找个喜欢的事情做，他马上就想到了自己已经坚持多年的收藏：老电影和连环画。

崔永元在回忆起那段痛苦经历时说，在他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看心里就会很平静。”老电影何以会对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获取信息的渠道特别窄，没有电视，看不懂报纸，就是听听广播，而广播没有电影这么有魅力，所以，主要的娱乐形式就是看电影。”

“《实话实说》做的时间长了以后，做伤了。一到那个地方，化上妆，镜头对着你，光一亮，心里就开始不舒服，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我也一直在跟心理医生沟通，心理医生跟我开玩笑说，你要重返人间。治病期间，我沮丧得没办法，连活着都没兴趣，对所有的事情丧失了信心。那个时候没有良药，除了心理医生的辅导和大剂量的镇静剂。”如今，崔永元紧锁的眉头终于完全舒展开了，“是《电影传奇》把我挽救回来了，是电影让我看到了光明。”如今，抢救老电影的工作不但治好了他的病，而且，他在其中还感悟到更深一层的意义，也因此他萌生了开办“电影传奇馆”的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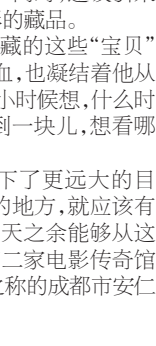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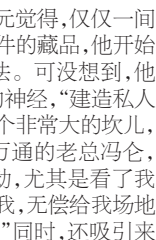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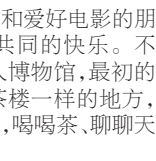
在制作《电影传奇》的过程中，崔永元采访了许多老电影人，使他感触很深，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给自己多年来辛苦收集的电影藏品一个公开展示的机会，“这个想法在脑子里闪电似的亮了一下，瞬间，自己也像过了电，觉得特别过瘾、特别兴奋。我很明确自己的想法，要找一个场所，把我收集到的这些关于电影的藏品拿出来，和爱好电影的朋友们一起欣赏，分享我们共同的快乐。不过，当时没有想到要建私人博物馆，最初的想法是要建一个办公室、茶楼一样的地方，大家随便一些，欣赏老电影，喝喝茶、聊聊天就好了。”

随着藏品的增多，崔永元觉得，仅仅一间办公室，已经放不下这上千件的藏品，他开始有了建造私人博物馆的想法。可没想到，他的这个想法触发了很多人的神经，“建造私人博物馆很困难，场地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里要感谢我的朋友——万通的老总冯仑，他知道我的想法后非常感动，尤其是看了我的这些藏品之后，特别支持我，无偿给我场地并捐赠了馆内所有的装修。”同时，还吸引来很多人向他捐赠有关老电影的藏品。

对崔永元来说，馆中收藏的这些“宝贝”汇聚了自己40多年来的心血，也凝结着他从小梦想。“我喜欢看电影，小时候想，什么时候能把这么多电影都搜集到一块儿，想看哪部就拿出来一放，多牛啊！”

如今他已经为自己定下了更远的目标，“我希望做到有麦当劳的地方，就应该有电影传奇馆，参观者喝茶聊天之余能够从这里学到点东西。”去年，第二家电影传奇馆已经在有中国博物馆小镇之称的成都市安仁古镇开张了。

(1)



清朝的淮安府、山阳县是苏北重镇，是京杭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又是漕运总督衙门、河道总督衙门的驻扎地，地位非常重要。淮安知府和山阳县知县属于“要缺”，任命程序需要两江总督从江苏现任官员中举荐品行兼优、经验丰富、成绩出众的人担任。

现任淮安知府王毅，安徽黟县人，贡生出身，宦海沉浮多年，嘉庆十三年刚刚被铁保举荐担任淮安知府。山阳县知县王仲汉，陕西渭南人，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王仲汉是捐纳出身，也就是花钱买的官，一开始只捐了个从九品，后来捐升知县。

嘉庆十三年五月，山阳县知县出缺，两江总督铁保奏请以王仲汉署理知县，十日间正式奏报将他实授。铁保在奏折中对王仲汉的评价是：“心地明白，办事认真，自委署山阳，办理漕粮一切事务均无贻误。今以之调补，实属人地相宜。”所以说，铁保在主观上是不能够接受自己半年前刚刚大大夸奖、举荐的人才，涉嫌毒杀朝廷命官的，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得到贿赂的官员想用“蒸骨”来刁难李毓昌的家人

就在铁保潦潦草草地复查的时候，同时展开调查的山东省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李毓昌的棺木很快运到了济南。山东巡抚吉纶，会同山东布政使、按察使，带领济南知府、历城知县亲临现场检验尸体。但是，此时距离李毓昌死亡已经有八个月之久，尸体已经腐坏，从表面已经无法看出是毒杀还是上吊自杀。于是，吉纶等人决定做蒸骨检验。

不过，据《清稗类钞》记载，当时李毓昌的尸体虽然开始腐烂，但作作用水银洗刷之后，还是能看到其身上有大片的青黑痕迹，显然是中过毒。但是，在圣旨下达前，江苏省的相关官员早已开始四处活动。王仲汉派人携带银子到济南来，想买通相关官员和书吏、作伪，希望他们帮忙

掩饰。得到贿赂的官员就借口尸身腐烂，证据不明显，要求进一步“蒸骨”检验。他们想用这个办法来刁难李毓昌的家人。为什么说蒸骨是刁难呢？

过去没有现代法医技术，对于疑难命案，常常使用“蒸骨法”。

蒸骨法是这样做的：先挖一个地窖，在地窖里堆放柴火，把四壁烧得通红，再把尸骨洗净，一般要剔除肌肉，抬进地窖里，除去里面的炭火，喷洒酒、酸，让尸骨在热气中存放一个时辰以上。这其实是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接着，把尸骨抬到阳光底下，验尸官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检验尸骨。人们很早就发现，红油伞能够过滤部分阳光，让经过了化学作用的尸骨呈现出深层次伤痕、中毒等特征。但是，中国人认为“死者为大”，很难接受对亲属的遗体进行这样的处理。

然而，为了查寻真相，李毓昌的亲人含泪同意了蒸骨检验。六月十二日，验尸开始。蒸骨以后，作伪迟迟不来报告结论。在场的按察使朱锡爵知道其中必有隐情。原来，王仲汉已经“遍贿上下”，蒸骨验尸的现场就有拿了银子、装聋作哑的官吏。尽管现场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毓昌的部分遗骨发黑，但作伪就是迟迟不报告。其他官员也装聋作哑，不表态。

朱锡爵还比较有正义感，他看到场面僵持在那里，装作生气的样子，高声大叫：“来人哪，取大木杖来！圣旨交办的大案，如果有人不据实呈报，给我立毙杖下！”

作伪被朱锡爵的架势给吓坏了，惊慌报告说：“尸体两锁子骨、肋骨全黑，余骨未全变色，是中毒后又以人力致死。”

(19)



1975年我们成立了《红楼梦》校订组，我们校订组里有两个青年人，以我的名义，加上他们两个人的名义，给郭老写了封信，就问郭老，郑州博物馆的曹雪芹画像，他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时候我已经去郑州看过了，我回来讲，郑州博物馆的曹雪芹画像不可靠，有很多修改的地方。我认为这原来是一张旧的人物画，是折叠的，对开的，展开了两个四方的，一边是画像一边是题的诗。我说这个画像头部、颈部都有修改的痕迹。改的头部是把原来的画像的面孔改得稍微宽了一点，本来瘦一点的，衣服领子跟脖子也不合拍，不像原来一手画下来的，也有修改的痕迹。所以我认为这张画，不是真正曹雪芹的画像，是后来人利用别人的肖像画，改动了一下。这个像本身没有写名字，题的诗也没有写画像人的名字，在画像的左边有一块空白，现在看到的是明确的题字了，就写“曹雪芹”。这些我觉得都有疑问，我回来一说这个事，这两个人就连同我的名义写给郭老一封信，请教这个问题。

郭沫若认为这个画像不是真的曹雪芹的，而是另外一个人的画像改的

郭老回的信非常爽快，他说，冯其庸同志，对于这个画像，我也是个怀疑派，这个画像本身不是曹雪芹的，是另外一个人的画像改的。

他还提到题诗人尹望山。他说尹望山有诗集，诗集名字叫《山诗草》。像茶壶的壶，茶壶的壶下面字没有一横，字是字宇有一横的，就差这么一笔，没有这一笔就是茶壶的壶，加了一笔就是壶，读kūn。尹望山的诗集，里面还会有他的诗，这样就知道究竟画的是谁了。这个信大概是这个意思，总之郭老认为这个画像不是真的曹雪芹的，他说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想法。

之后我又到郑州去，反复仔细地看。除了在郑州博物馆看，我在宾馆里住了以后，还想再看，他们又拿到我住的郑州的宾馆里，我又仔细看，反复看，都是非常明显的改动痕迹。郑州博物馆的馆长来看我，他是鉴定家，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我们也怀疑是造假，但是没有你看得那么仔细，你指出来的几点，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因为历史记载，曹雪芹“头广，色黑”，就是脸孔胖胖的，皮肤很黑。这张画看得出来，原来是瘦长脸，外面扩大了一圈，变成圆脸

了，脸上也带一种灰乎乎的颜色。有人认为是后来返铅的颜色，可是画人的皮肤用的是非常清淡的赭石，不可能有返铅。

到后来，郑州博物馆认真地都找到了，连卖给自己的承认了，是他造的假，和其他两个人一起想出来的主意，就把这张老画改成曹雪芹了，本来想改成袁枚的，但是觉得袁枚的名气太大，大家都知道，曹雪芹没有资料，查也查不出根据来，就改成曹雪芹了，旁边的题记，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几句话，也是这个人写的。后来把这个人写的其他的字都拿来对，笔迹完全一模一样。一共卖了几块钱，他们怎么分的，都说出来了。我在《曹雪芹家世考》最后一章把这些原始材料都记录下来。

但是有人一口咬定，这画像绝对是真的，题记也是好得不得了的文章，只有曹雪芹能写得出来，不可能是假的，还说上海文物局局长方行也跟他一起看了，也认为绝对是真的。

后来我到上海去，方行请我吃饭，我问他这个事，他说哪有这个事，那是胡编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画像的事。现在方行也不在了，我不愿意再争论，我就只是在我相关的文章里提出来，我说这张画不可靠。

后来这幅画像拿到北京做了一次鉴定，郑州博物馆的馆长和有关人员都来了，红学界的很多人也来了，还有原来瀚海拍卖行的总经理秦公也参加了这个鉴定。鉴定的结果，没有一个人认为是真的。而且秦公有个贡献，他说这幅画像旁边题的字，这是一个习惯用钢笔，用现代的写法写字的人写的毛笔字，完全是用钢笔写字的架势，不像是纯粹用毛笔写的味道。秦公的这个看法还是很准的，因为这个人不是现代人，他用毛笔也写，用钢笔也写，学的都是现代人的写法。不像我们小时候，从小就是学古人的写法，不沾染现代人的习气，那题字上现代人的习气很多。这张画像经过鉴定，大家一致认为是造假，连徐邦达也认为这个是造假的。徐邦达在鉴定界最权威。

刘海粟这个老人尽管快要一百岁了，他一点没有大画家的架子，想到要看你就来了

我跟刘海粟先生的交往是这样的，“四人帮”垮台以后没有多久，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是黄镇，黄镇要给刘海粟先生在北京办一个画展。

那时候我在艺术研究院。我都没有想到的，突如其来，刘海粟先生跑到恭王府我的办公室找我。这个老人尽管快要一百岁了，他一点没有大画家的架子，想到要看你就来了。

(19)

燕昭王派遣人质了解东胡后 再发兵讨伐旗开得胜

燕昭王在派苏秦为间谍，在列国中大肆活动的同时，还忧虑着燕国东北部的东胡。东胡是当时我国北部地区活动的众多游牧民族之一。其经济、文化比起当时战国诸雄要落后。但它仗着骑兵优势，经常对毗邻的燕、赵、秦诸国进行袭扰。这些民族内部已出现了奴隶主贵族。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贪婪要求，东胡在与燕、赵、秦等国的战争中常常残酷的掠夺人口和财物。使这些国家不得不想方设法对付。

燕昭王在东胡强盛的形势下，为了表面上结好东胡，派燕将秦开为人质，到东胡去。秦开是燕之“贤将”。这一人选，燕昭王是动了心思的。秦开到东胡后，颇受东胡统治者信任。过了一段时间，秦开就返国了。

燕昭王选准时机，发兵讨伐东胡，统兵将领正是秦开！由于秦开熟悉东胡情况，因此旗开得胜，东胡被击退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了。燕国在占领的东胡之地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大大拓展了领土。

《史记》〈匈奴传〉对这段史实记载甚简，但值得我们重视。战国之际，互派人质是常有的事。但人质如果是经过刻意挑选的，则必然会在某一天起到一般间谍难以起到的作用。燕昭王以贤将为人质，可以说从那天起，就为击溃东胡埋下了伏笔。有意识地派将来可能担当重任的将领深入未来战场（以公开身份去，且不冒风险），了解情况，其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一旦有事，这些将领可以凭借对敌人的深入了解率兵击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培训将领知己知彼的办法了。如果有意识地吧这作为培训将领的一种必经之途，则将造就出目光远大，熟悉对方社会、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情况的统帅。当然，派出的人选应当是第一流的，并真正能了解情况，有研究能力的人。

东胡对秦开一类人毫无戒备，任其返国（是否逃回不得而知）是极为愚蠢的。当代间谍战中，对敌人或潜在敌人派出的使节、人质进行监视是起码的常识。但战国时，除秦国外，大多

数国家并未自觉做到这一点，既无对这类人的监控，也无有效的出入境严格核查。

秦始皇用精彩的间谍战统一六国

战国中、晚期，秦国日渐强大，各诸侯国为了联合抗秦组成“合纵”联盟。秦国千方百计拉拢、瓦解这些诸侯国中的若干国家组成联盟，以对抗其他诸侯。以秦为主的联盟号称“连横”。“合纵”与“连横”的斗争，为战国游士从事间谍活动提供了舞台，成为当时间谍活动的一大特色。

秦昭王用三千斤黄金瓦解赵国伐秦

秦昭王（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在位）执政时，秦国的宰相范雎听到了一个间谍报回的坏消息。主张合纵抗秦的游士聚集在赵国，议论攻秦的事。秦昭王很担心，范雎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游士的弱点：“大王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让他们的打算告吹。这些人阴谋攻秦，并非与秦国有仇，不过是贪图富贵，借以谋取私利罢了。”范雎接着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大王，请看您的狗，现在有的卧着休息，有的在呆站着，有的到处乱跑。如果扔给它们一根骨头，它们就会狂吠着打起来。不过是因为有了争夺的目标罢了。”秦王明白了。

范雎早年在魏国备受屈辱，后来逃入秦国，因为向秦王建议削除国内权贵的势力，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而当了秦国宰相。因此，他对六国（齐、楚、燕、赵、韩、魏）游说之士的心理状况一清二楚。

秦昭王采纳了范雎的建议，派一个叫唐雎的大臣带着能歌善舞的乐工歌妓及五千斤黄金到赵国武安城中。唐雎在城中召开了盛大宴会，展示出灿灿的黄金，当众宣布：“邯鄲（赵国都城）有谁来领这些黄金？”于是把黄金散发出去。那些得了黄金的游士，当然一个劲儿地说秦国的好话，对秦国表示友好。那些与秦为敌的游士只好眼巴巴地看着。

唐雎回到秦国向范雎报告了他出使的成绩。范雎却不十分满意。唐雎再次出使前，范雎对其授以“锦囊”：“您这次到赵国去，不必问黄金发给了谁，只要把黄金发完了就算为秦国立了大功现在我派人再带上五千斤黄金，与您一起去赵国。”

唐雎来到赵国武安，按范雎之计如法炮制。果然，黄金刚刚送出去三千斤，原来聚集在赵国策划攻秦的游士就因为金钱的诱惑互相争斗起来，伐秦之说，当然也烟消云散了。

(12)

